

從現象學觀點初探 《小王子》電影人物的置身所在

From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Discuss the Situatdnes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Little Prince"

蔡恆翠¹

Heng-Tsui Tsai¹

壹、前言

電影《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改編自法國作家安東尼·聖修伯里所寫的同名童書，電影主要是以童書內容為故事架構，增添了小女孩、媽媽、長大後的小王子(王子先生)等劇情人物，時空交錯著小女孩與小王子兩組生命故事，就好像人們置身於世上，夢幻如小王子星球旅行，而現實如小女孩生活情境。

影片中，透過老飛行員向小女孩述說著年輕時與小王子相遇的經過，激起了小女孩對小王子的高度好奇，初時小女孩只是從老爺爺口中認識小王子，在老爺爺住院的刺激下，小女孩遂展開一段尋找小王子的驚險歷程，最後小女孩如願以償地見到王子先生，然而眼前的王子先生卻不是小女孩心中想望的小王子形象，殘酷現實的生活壓力早已將小王子磨耗成意志薄弱、毫無自信的可憐人。在唯利是圖的商人的脅迫下，毫無所懼的小女孩帶著王子先生奮力掙脫商人的轄制，打破裝滿星星的大玻璃罐，頓時閃耀的眾星奔放於天際，地上的人

們也有了笑容，象徵著人們尋回自由，個人也歸回本真¹。經過這一連串的冒險之旅，兩人重返小王子所居住的星球，小女孩與小王子已不再是過去的自己，而是以全新的眼光欣賞與理解如玫瑰般的夕陽映照。

本文擬藉電影《小王子》的故事情節、人物對話等素材，以現象學²分析方法，透過影片中小王子、小女孩的人我互動、生活脈絡進行「相互構成」的對話，並以具象呈現「人」之置身所在³。文中不僅描述小王子、小女孩的動態生活歷程，以及小王子與小女孩兩組生命故事相互產生的衝擊與意義，並嘗試以現象學觀點初探電影人物小王子和小女孩的置身所在，對人類普遍的共同經驗——孤獨、關係、分離等體會，共構聯結出多重構作之論述，以期進一步追尋探索生命的本質，朝向自我整合與圓融之路。

貳、電影人物的動態歷程

本文從現象學觀點還原《小王子》電影文本，其論述基礎乃利用現象學的知識論立場：1.我們的理解是循著某一論

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博士候選人

通訊作者：蔡恆翠，(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Email：d9911005@gmail.com

述的語言看見了它的實在；2.對一個現象的理解是由多重構作的論述共構而成，論述之間以互相使用聯結在一起，但每類論述又有其獨立的形式與內容（余德慧，1998）。以下根據電影人物小王子、小女孩的動態生活歷程，聚焦於孤獨、關係、本真等議題，描述彼此「相互構成」的生命對話。

一、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生活世界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小王子每天不斷地剷除可怕的種子，是為了防止猴麵包樹佔領整個星球。早晨梳洗完畢，小王子就會小心翼翼的辨別好種子和壞種子，好種子就任其生長，壞種子得盡快剷除，猴麵包樹就是可怕的壞種子，若發現得太遲，它的根將佈滿與穿透整個星球，會把小王子居住的星球弄得四分五裂。

在小女孩的生活中，小女孩每天辛勤的念書，是為了進入媽媽期待中的理想學校。牆壁上的磁鐵行事曆，排滿密密麻麻的時間行程，所有的活動被放大檢視著是否依時且如實完成，另一方面，小女孩的生活世界被縮小壓擠在擺滿各種教科書的書桌前。因為未通過面試入學，媽媽想辦法搬家，不辭辛勞遷入學區，小女孩為了不讓媽媽再度失望，除了吃飯、運動、睡覺等必要活動外，每日依照媽媽為她量身訂作的學習計畫，馬不停蹄地讀書、讀書、還是讀書……。

二、天外飛來闖客，打亂原來的生活步調

有一天，不知從哪兒吹來一顆種子，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長出了一株美麗

的玫瑰花，在小王子愛慕並且悉心照顧下，這朵高貴驕傲的玫瑰花卻以她的虛榮心貪婪地索求小王子全然的關注，以至於小王子照顧到身心俱疲，過去只要擔心猴麵包樹的侵襲，如今玫瑰花的吹風受寒，更令小王子憂心忡忡。玫瑰花的出現，小王子的置身處境出現重大變化，小王子感知自我內在迷惘的狀態，思考著自己與玫瑰花既想親近又想逃避的矛盾關係，然而小王子和玫瑰花都太年輕，還不懂得如何在關係中愛自己以及愛對方，於是小王子帶著滿心疑惑，逃離他的星球，隨著候鳥的遷徙，在各行星中旅行，增廣見聞。

小女孩新家隔壁住著一位鄰居們眼中的麻煩人物——老飛行員，他那不可思議的創意奇想常造成社區困擾，這一天，小女孩正要進行她那緊鑼密鼓的學習生活，房子突然出現震天嘎響的撞擊聲，牆壁被掉落的飛機螺旋槳弄破了一個大洞，小女孩機警地通報警察，處理這從天而來的意外，最後老飛行員以裝滿錢幣的零錢罐賠償房屋損失。雖然老飛行員每天摺一只紙飛機，企圖引起小女孩對紙張所寫的片段故事的注意，小女孩隨意瀏覽即順手丟進垃圾桶，她不為所動，專注且規律地執行媽媽所訂的計畫行程，直到小女孩清點玻璃罐的零錢數目時，她被夾雜在零錢堆中的小物件吸引，有劍、彈珠星球、玫瑰、飛機、小王子模型等，這些小物件似乎曾在紙片故事出現，引發了她對紙片故事情節的好奇。

三、寂寞在豢養中相互映照著

歷經其他星球旅行後，小王子到了地球，在沙漠中遇見了蛇，小王子困惑：「人都在哪兒？在沙漠裏面有些寂

寞……」，蛇：「人多的地方也很寂寞。」這看似實體又似抽象「寂寞」字詞，在一問一答中從物理空間挪移至心理空間。小王子長途跋涉、走過沙漠、爬過岩石、穿過風雪，狐狸出現了，寂寞的小王子請求狐狸陪他玩，狐狸卻說：「我不能陪你玩……我還沒被豢養……豢養（tame）就是建立關係（It means to establish ties.）如果你豢養了我，我們就會需要彼此。」此時小王子忽然了悟了他與玫瑰之間亦是一種豢養關係，他曾經為玫瑰所作的一切，如：澆水、架屏風、設保護罩等，使得玫瑰與眾多玫瑰不一樣，小王子對玫瑰的愛，使玫瑰成為獨一無二，狐狸回應小王子：「她不是一朵普通的玫瑰，她是你的玫瑰，你在她身上付出的時間，使她無可替代。」豢養關係使得「兩個客體」的各自需要產生「相生相成」的彼此需要，「對我來說，你將變成獨一無二；對你來說，我也會變得獨一無二。」

小女孩與老飛行員也漸漸發展出豢養關係，她的生活經驗不同於過去磁鐵行程的單一活動——只有一人孤單地讀書，而是加添了活生生的生命體驗，小女孩開心地放風箏、爬樹玩耍，活躍於她腦袋中的不只有教科書死板的語言與數字，而是更多的想像、自由、創意，老飛行員的人生智慧與小王子的奇幻體悟打開小女孩心靈的另一扇窗。「只有用心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東西，是肉眼看不見的。」小女孩開始內省過去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她從對小王子故事所產生的好奇，挪移到對自身生命故事的探索，小女孩陷入自身存在的思考，內在喃喃自語著：我到底想成為甚麼樣的人？我想要過甚麼樣的生活？我真的想要像父母如此那般的過活嗎？……

四、我長大後一定會成為很棒的大人

暑假前一天，老爺爺緊急送醫住院，小女孩為了能夠讓老爺爺見上小王子一面，小女孩鼓起勇氣駕著老爺爺破舊的飛機，開啟尋找小王子的旅程，經過層層關卡，小女孩在屋頂上找到了已長大的小王子（王子先生）。王子先生是名毫無活力、沒有自信的清潔工，小女孩無法相信眼前的王子先生，竟與心中那純淨、充滿智慧的小王子形象毫不相稱，王子先生在商人所經營的大工廠工作，腳踏車、望遠鏡全將被機器絞成夾文件的迴紋針，這好似象徵遊戲、探索的工具全被象徵工作、計畫的物品所取代，教育是一部大機器，規格化人類的思考方式，汲汲營營的現實生活，讓王子先生忘了自己曾經是當初的小王子。

在商人的嘲諷、譏笑下，王子先生自尊掃地、顏面無光，王子先生發現自己是如此重視他人評價、唯命是從、毫無主見，王子先生不想再被他人宰制，他想做自己的主人，迎回過去被他遺忘的小王子。在與貪婪的商人奮力一搏中，小女孩拿著劍刺穿裝滿星星的大玻璃罐，星星閃爍飛奔而出，瞬間天空恢復了光彩，人們臉上出現了笑容，就好像每個人都能回到本真，回到屬於自己的那顆星球。最終王子先生重返旅程回到自己的星球，就在此時也尋回本真所在的小王子。

參、電影人物的置身所在

「置身所在」為一個動態性的寓居於世的籌劃整體，它涵蓋一個人在時間綻放性與空間開展性中對生活經驗、自

身存有的理解，所採取具有意向性與獨特性的整體行動。筆者嘗試以現象學觀點對照出兩組生命故事的相同處與相異處，企圖勾勒出小王子和小女孩的置身所在，然而在具體的生活經驗底層下，卻隱含著人類普遍共同的生命議題：孤獨、關係與本真。

一、「不變」的生活世界

在未與飛行員相遇前，小王子和小女孩各自形構所屬的生活樣態，照著自己對外在世界的理解生活著，這理解若未經自我覺察、行動省思，亦有可能是在「人人」⁴的支配下過活而不自知。

小王子和小女孩最大的共通處，就是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力與自律行為，支撐著日復一日的單調與一成不變。小王子對壞種子的剷除行為和小女孩按著磁鐵行程的規律活動，這些特定行動顯露了他們對生活世界的涉入狀態，同時也呈現了自身對生存或生活的理解，意即小王子想要保有一個不被猴麵包樹破壞的完整星球；小女孩則是希望完成媽媽為她所規劃的生涯願景。

二、醞釀發酵著「改變」

玫瑰和老飛行員的出現，鬆動了小王子與小女孩日復一日理所當然的生活模式，攪亂了兩人的生活重心與步調，偏離原本生活常軌的思緒與行動，此刻的小王子似乎更關心玫瑰所受的傷害，甚於猴麵包樹所造成的危害，而小女孩對於老飛行員與小王子相遇的故事發展，其好奇與興致更甚於本身升學發展的追求探索，這樣的「變」打破原本生活型態的「不變」，過去認為重要的事似乎變得沒那麼重要，小女孩不再被牆

上貼滿密密麻麻的磁鐵行程制約，從原本緊湊枯燥、形單影隻的讀書生活，轉而自由輕鬆、兩人互動的歡樂時刻。

三、「孤獨」與「關係」的映照

小王子與蛇、狐狸的對話，小女孩與老飛行員的友誼，皆出現「孤獨」與「關係」議題。小王子在沙漠的孤單映照著小女孩在書桌前的孤單，孤單與孤獨有不同的涵義，簡言之，孤單（lonely）是一種情緒狀態，而心理治療專家Yalom將孤獨分為三類型：人際孤獨（interpersonal isolation）、心理孤獨（intrapersonal isolation）和存在孤獨（existential isolation）（易之新譯，2003）。每個人都得面對生命中的「孤獨」議題：小王子離開玫瑰、小女孩離開老飛行員，是一種與他人分離或人我疏離的經驗，可說是人際孤獨；小王子盲目地討好玫瑰、小女孩一味地順應母親的要求，把「應該」或「必須」當成自己的願望、未正視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可謂是心理孤獨；當人因死亡與外在世界分離，因自由而負起生命責任時，毫無遮掩、亦無依傍，存在孤獨彰顯其中。當小女孩困惑著自己到底要過甚麼樣的生活，想成為甚麼樣的人時，此存在孤獨經驗似乎已悄悄開啟了小女孩對自身存有的探索。

「關係」映照於「孤獨」，也打破了孤獨的喃喃自語。在小王子、小女孩的兩組生命故事中，關係議題呈現平行的對應以及垂直的交錯。在關係的平行對應中，小王子與狐狸的相知友誼對應著小女孩與老飛行員的忘年之交；小王子與玫瑰的對待方式呼應著小女孩與媽媽的互動模式，他們彼此相愛，卻也彼此受苦，兩組相似的生命經驗發出嗡嗡

共鳴。在關係的垂直交錯中，老飛行員是小王子與小女孩之間相互勾連的橋樑，亦是兩組生命主體相互構成的中介者，小王子與小女孩的認識、對話到相遇，從「風聞有你」到「親眼看見你」⁵，而老飛行員在綻放性的時空中立體呈現了小王子與小女孩的置身所在。

四、朝向「本真」的路上

在不同階段的內在冒險之旅中，「妳一定會成為很棒的人」成為小女孩進行個體化與內在整合的最佳註腳。影片前段，站在磁鐵行事曆前的媽媽對著小女孩說：「妳一定會成為很棒的人」，這意味著只要照著大人的嚴謹安排保證孩子會傑出優秀，此刻的小女孩在尚未清楚自己要甚麼時，承載了媽媽的殷切期待。之後歷經懷疑、傷心、失落，看似尋找小王子，實則小女孩在尋找自己，她站在巨大的星星玻璃罐頂上，大聲地對著商人說：「我會長大，但我永遠不會變成像你一樣的大人。」過去被現實遮蔽的本真，回到小女孩內心的家，小女孩因本真彰顯自身存有。影片末了，小女孩對自己的存有，有著不同以往的理解，她不再只是聽從外在聲音（磁鐵行事曆的各種安排），她同時也會聆聽內在渴求（想要探望住院的老爺爺），小女孩選擇更早起床，以撥出上學前的時間去醫院，她似乎也正發展一套屬乎自己也符應世界的行為，老爺爺在病床前對著小女孩說：「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很棒的大人」，所謂「很棒的大人」是歷經不同生命階段的整合，且不斷朝向本真的路上，呼應了電影所要傳達的另一訊息：「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長大，而在於遺忘。」勿遺忘內在本真的呼召，勿遺忘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

個小王子。

肆、結論

本文透過《小王子》電影人物中的小女孩與小王子相互構成的動態歷程中，揭示出電影人物寓居於世籌劃整體的置身所在。透過小女孩與小王子對所遭逢的理解敘述中，我們清楚看到他們帶著居於某處的置身，小女孩從凡是聽命於母親安排的被動角色，蛻變為能傾聽內在需求，且朝著自己想要成為甚麼樣的人前進。落入現實壓力的王子先生，忘了過去自己曾是那位單純、質樸的小王子，因小女孩的勇敢、膽識點燃了埋藏心中深處的熱情，重新回到生命最原初的智慧之光。

註1：本真

陳榮華（2008）說明「本真」的德文是*eigentlich*，意指「屬於自己」，並非中譯的「真」或「不真」的意涵。也就是說，當人在自身的存在中，理解他的存在是屬於自己的，意即活出真正的自己，乃為「本真存在」。相反地，「非本真存在」即為失去真正的自己。

註2：現象學

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是現象學的主要領導者。「現象學」意味著凡是「呈顯出來的」（whatever "appear"）都是呈現在具體的經驗中。現象學的目的是在研究人類生活經驗的本質或基本結構。從現象學的觀點而言，人類生活世界的意義是經由人與人在互動過程所共同創造出來的意義，所以要掌握其意義就必須透過動態過程深入了解其意義（陳伯璋，2000）。

註3：置身所在

現象學對「置身」的根本意義來自

「讓現象自身說話」(letting the manifest in itself be seen from itself) (余德慧, 1998)。「置身所在」(situatedness)可謂是人置身於其中,人們對所遭逢的理解敘述中,已帶著居於某處的置身,其具有某種行為規範、關係脈絡、價值信念等。

註4: 人人

海德格認為「人人」(das Man, the they)是中性的,無特定對象。日常互動中,人們有時為了融入群體,一味地追求眾人以為「好」的事,如:考上令人稱羨的明星學校、有一份高薪穩定的工作、瘦身整形為了符合所謂「美」的條件等,這些行動受到「人人」的支配,常不自覺地消融個人的獨特性,也讓個人的存有不屬於自己。

註5: 風聞有你、親眼看見你

語出聖經約伯記的故事。約伯面對一連串的苦難,財產盡失、身體病痛、妻子離棄、朋友嘲諷等,不解苦難為何臨己身,質疑耶和華的公義,最後神在旋風中親自回答約伯,約伯認罪自責說

道:「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約伯記第42章第5節)

參考文獻

- 余德慧(1998)。生活受苦經驗的心理病理:本土文化的探索。本土心理學研究, 10, 69-115。
- 李維倫(2004)。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 22, 157-200。
- 易之新(譯)(2003)。存在心理治療(原作者:Yalom, I. D.)。臺北:張老師文化。
- 陳伯璋(2000)。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高雄:麗文。
- 陳榮華(2008)。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Authentic)與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哲學與文化, 35(1), 57-69。
- 聖經中文和合本。臺北:臺灣聖經公會。